

社 訊 電 央 中

時 事 通 信

第 四 十 四 期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第 三 屆 大 東 亞
文 學 者 會 議 特 輯

「時事通信」之要旨

(一) 本通信係蒐集國內外政治，經濟，財政，文化及一切有關時事之記述消息，加以整理編輯，供讀者之參考與研究。

(二) 本通信並分類刊載國府及各機關之法令規程與其他調查統計暨重要聲明等。

(三) 外國報章，雜誌，及最新出版之刊物，凡有關各國現況或國際動態敘述明確，而不違反我國國策者，亦予摘譯。

(四) 本通信為非賣品，(另有訂閱辦法)每月分兩次遞送訂戶。必要時有臨時增刊。

第二十期 我們的首都

第二十五期 國府戰時經濟之檢討

第三十期 日本決戰經濟機構的強化

第三十五期 新國民與新國民運動

第三十八期 日本糧食問題

第三十九期 青年訓練與修養

第四十期 烽火國外

第四十一期 華中中日合營公司概況

第四十二期 華北開發公司概況

第四十三期 中國教育概觀

第四十四期 新生泰國

第四十五期 今日之漢口

第四十六—四十七期 中國社會事業全貌

第四十八期 新興的緬甸

第四十九期 今日的重慶

第五十期 淮海行

第五十一期 決戰下之日本飛機墜落概況

第五十二期 將發獨立的東印度

第五十三期 鄉村建設

第三屆大東亞 文學者會議特輯

大會宣言及致詞

一

大會議案彙編

二〇

大會代表略歷

九

代表感言

三

大會三日記

三

大會之成果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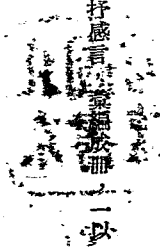
緒言

戰爭不單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在決戰關頭，政治，軍事，經濟的力量，固足以決定勝負，而文化的發揚，尤具有廣泛深刻的作用。於此，本年十一月大東亞文學者，齊聚於我國首都開第三屆大會，其意義至爲深長，其使命亦至爲重大。

按過去兩屆大會亦曾聚大東亞各地文學者，共同商討意見，融洽感情彌深，確已盡其歷史使命，惟際此生死存亡關頭，非惟交歡暢敘即已足，在文化交流之外，尤當發揮文學者特有之潛力，進而致其全力於本位工作，以協力戰爭，第三屆大會之最大意義即在於此。

本屆大會期間，適值汪主席電耗傳來，薄海同哀，大會乃於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之短期三天內閉幕，然大會諸代表，均能於傷感之餘，深覺今後使命之重大與工作之迫切，故在最短的期間，仍有寶貴的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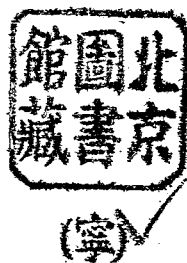
爲此，本社特蒐集大會宣言，提案等資料，並分請各國代表撰文發抒感言，以紀念本屆會議之舉行，一以紀錄大會實況及其成果，供國人參閱。



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特輯

大會宣言及致詞

大會宣言



我們在空襲下的中國首都南京，開這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深深痛感我們的責任。爲增強我們完成大東亞戰爭及確立大東亞文化的決心，敢用宣言如左：

- 一、我們須要盡力貢獻，來提高大東亞共榮圈內各民族的文化水準，並且務使齊一其步調。
- 二、我們須要奮萃大東亞共榮圈內各民族的优秀精神，藉爲大東亞的共同的標的，以期互相補益結成一體。
- 三、應互相尊重大東亞共榮圈內各民族歷史與傳統，藉以發揚大東亞民族精神。

『大東亞新時代的革命文學』

(林宣長致詞)

今天是大亞洲主義的倡導者，中華民國國父孫先生七十九週年誕辰，大東亞文學者第三次大會在這天舉行開會式於首都，又正當大東亞戰爭決勝在望，大亞洲主義實現可期的時候，東亞文學的戰士聚首一堂，檢討兩次大會以來，東亞全體文學者的戰績，倍加激勵，與我們共同的敵人——民族的敵人，東亞的

敵人，人類文化的敵人——作殊死的鬭爭，意義至重大。

自從大東亞戰爭爆發，盟邦文學界諸名宿即喊出「文學報國」的口號，兩次大會的舉行，更團集大東亞文學者，結成文學興亞的陣營。三年以來大東亞各國文學者，自名宿以至青年作家，同心協力，拿起我們的武器——筆桿，與拿槍桿的武裝戰士們駢肩並進，從胸次的涵養，與真情的流露，發而為小說，為詩文，為繪畫，為音樂，為歌詠，深刻地抒發東亞民族向在的創造力，激勵東亞民族同仇敵愾的鬭志，苦心孤詣，曷勝欽佩。

如果說：政治運動之目的在自由，軍事鬭爭之目的在解放，則我們更可以說：文學的本質正是人類求自由求解放之最崇高而最純潔的表現。現在大東亞戰爭已臨決戰階段，此次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正義對野蠻的戰爭，自由對束縛的戰爭，解放對侵略的戰爭，民族共存主義對國際侵略主義的戰爭，從這次戰爭的勝利中，才能爭取東亞民族全體自由與永久解放，才能保持而發揚人類求自由求解放之文學本質。

反過來說，也祇有全東亞民族貢獻其全部人力物力，團結一致，才能確保最後的勝利，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舉行，也就是指出我大東亞文學者，每一個人都認清時局發展的需要，每一個人都求文學本質的發揚，所以站穩崗位，担负起文學報國，文學興亞的時代使命。

國父孫先生說過：「精神勝物質」。汪主席加以引伸說：「精神創造物質」。這兩句話，在這次戰爭裡，處處得到了事實的證明，我們對大東亞戰爭必勝的信念，也就以此為出發點，而堅定不拔，我們要把這種信念，滲入東亞民族的每一角落，我們要把興亞，興國的意識，從每一個東亞人的深心裏透發出來，我們要發揚東亞民族偉大的創造力，使全東亞十萬萬民衆團結成一條心，凝集成一個力量，以爭取最後的勝利，爭取我們的自由解放，這種工作實有待於東亞文學者，繼續不斷的努力。

在侵略主義的國家文學，祇是個人發抒感情的幫閒藝術，甚至是謳歌侵略主義的工具。誠然，文學雖不開個人胸次的涵養與其真情的流露，然而個人也離不開全體，所謂胸次的涵養與其真情的流露，也離不

開外界的接觸與時代的衝激，文學決不是個人的，尤其不是個人的幫閒藝術，或反動勢力的謳歌工具。在大東亞戰爭的進行中，在新東亞建設的途中，我們要重新估定文學的價值，我們要把舊時代對於文學之錯誤的觀念矯正過來，文學是保衛東亞戰爭之一種有力的武器，文學是東亞共榮建設的創造力之崇高而純潔的表現。

民國十二年 汪先生在南社義選序文上面說過：「近代各國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學爲之前驅，其革命的采色必爛然有以異於其時代之前後，中國之革命文學亦然」。大東亞戰爭既爲革命的戰爭，亦必有大東亞之革命文學爲之前驅，以涵育我東亞民族「拙樸勇毅」之氣節，而蹈厲其「堅貞赴義」之情感。在第二兩次大會中，對於發揚東亞意識，文學報國，文學興亞諸課題，已有過詳盡的討論，去年十二月六日大東亞共同宣言，更具體的揭發大東亞文化的基本原則，深信此次大會必能廣續上兩次會議精神，實踐大東亞共同宣言，一方面互相尊重其傳統，一方面發展各民族的創造力；一方面保持文學的特性，一方面推動時代的進展，爲大東亞革命文學劃一爛漫光輝的新時代。

此次大會在中國舉行，承各國代表遠道來臨，至表歡迎，盟邦文學界諸名宿，不辭勞瘁蒞臨指導，敝國文學界諸名宿亦惠然肯來，共襄盛舉，尤不勝感奮。戰爭期間，招待不周，敬祈鑒原，大會籌備，承各方鼎力協助，願於此致其謝忱。

末了，謹以最大之熱誠，慶祝大東亞革命文學發展無量，大東亞戰爭早日完遂，大東亞共榮建設早日成功。

建設起大東亞戰後文學

（議長錢稻孫致詞）

諸位長官、來賓、代表，承蒙中日兩國政府莫大的援助，以及各國代表非常的熱誠與毅力，在這多端

的今天，能够按照去年在日本東京的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所決議，在這中國首都南京舉行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我們感覺到十二分感激與興奮，因為本屆大會，無論在時機在地點上看來，都有極深的意義。文學是指示社會動向的前驅，現在尤為大東亞建設的基本工作，砲火的戰爭，已經奏起凱旋曲，我們愈益感到我們的責任之愈且重大，而且急迫。各位所知這兩天的南京特別瀰漫着興奮的空氣，在這樣的氛圍裏我們又不能不感到中心裏燃着的熱情，特別是日滿友邦各位代表以及來賓，在這交通不便之中，忍着多般的困難，不遠千里來會於此，這在中國代表方面，尤覺不勝感激。

從今天起，連續三天的會期，務請各位盡量發表深遠的高見，着着建設起戰後的大東亞的文學來。更要請求各位代表之間，除了會議之外，利用所有機會，儘量交歡懇談，這文學者大會的意義，不單在會議的討論，無寧在各國文學者的會於一堂而溫其交誼。不佞謬承推選，權充議長，雖自揣才學皆不勝任，當此重大急迫的時機，亦不敢不追隨各位之後，奮發勉力，尙祈各位多多隨時指導，末了再向各位長官各位來賓，各位出席代表，深深致感謝之意，以代開會之詞。

自遵自覺是彼此結合的基礎

(日本代表長與善郎致詞)

這次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中國歷史悠久，風物優美的首都南京舉行，尤其是在我們大東亞諸國民所共同敬慕的孫文先生誕辰日舉行，我以日本代表之一的資格，從衷心與各位共同地慶祝。

際此大會，在我申述感想之前，先來將我的朋友代表武者小路實篤的宣言文代讀一下，這是日本東京文學報國會托我的，（武者小路文見後）

對於這封信的內容，我固然是有同感，可是寫這封信的武者小路，認為我日本陸海空軍都降在台灣及

菲島等地之空前大戰，實可決定這次大戰勝敗之轉機，即斷言之，亦不爲過。此予中國人之影響程度，到底如何亦難推測。我到上海後一看即有意外的感覺，看到我們不及敵國宣傳的巧妙，這是一個事實，原因暫且不論，因爲中日之間，還有根本的原因。

第一：日本方面常說日華兩國是同文同種，可是這兩國的性格却有極端的不同。如果拿上面簡單的觀念來說，却會妨害兩國民族的友誼，而中國人這種性格，對於歐美文化，尤其是中國對於美國文化，是有根深蒂固的畏敬和愛好的傾向的，對歐美人的近於卑躬屈節，而對自己卑下的觀念，乃爲東亞人共同的心理，這種心理的漸漸地養成是不容否認的。因此格外使他們自居爲優越人種，而增長他們自大心理的罪惡。再者現在日本正和東亞的同胞國交戰，我認爲這是一件不幸而悲慘的事實，而日本人切望日華兩國的關係改善，是日本好久以前就企望的了，可是處此複雜的國際關係之中，中國人心理的動搖也許是必然性的，我沒有什麼可說，唯有黯然嘆息而已。日本人從自然的歷史環境中，其大體的性格是好直率，從來即不善於宣傳，從來不屑於採取這種手段，於是在這種投機取巧的國際環境中，不得不受損失。再者到現在爲止，日本對中國，所採取的政策，屢次都是失敗了，而無一貫的方針，有許多在個人方面不道德者亦參與其間，予中國人以難以消滅的惡感，這是很遺憾的。這般自作聰敏者之從中作祟，亦爲事實。再者日本文化的性格，和日本人的性格是相同的。我們日本自己認爲想在世界上表現表現是事實，而中國方面，事實上既無德謨克拉西的自由主義，和美國物質上的富麗堂皇，文化上甜密的魅力，可是在美國國內的自由平等主義的正體，一到外國就會變種的對黑人的表現，從而可知美國的前輩英國人對我們有色人種的態度是怎樣？對印度壓迫是怎樣？自雅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所嘗的痛苦是比日本更爲痛切的。

誠然我們日華兩國的民族，彼此知道愈深，愈知道兩國人民在性格上和心理上的隔閡。我等不問是誰，對於唐宋及貴國之大詩人等之詩趣，又如王維，李龍眠，梁楷，徽宗皇帝，不管是北書南畫，皆從心底有所共鳴，有所感覺，而一般歐洲人雖用科學的研究，亦不能得其底蘊，同樣中國人對於日本文化的理解

亦可以說是如此，以上述之理由，而不用科學的研究，實爲遺憾。

最後就目下日華戰爭而言，不獨日本，中國亦然，應對於依存外國及自主獨立精神，即薄弱之點，須要反省。此種戰爭悲劇矛盾，可說是再大沒有了。中日事變開始時候，英美居然對守護東亞之獨立與名譽之日本，想加以滅亡，對中國作實際援助，可是他們的真面目露出來了，想乘日本疲乏之際來攻擊，戰爭的目的完全明白了，日本全國國民乃丟了兄弟鬩於牆的矛盾而加以解救。

現在賭國運而戰的戰爭，已漸漸明朗了，我等是深信不疑的，這決不是靠天佑的，暴虎馮河的態度是不行的，列強中像宮崎滔天及北一輝那樣的人可以找到嗎？

孫文先生對新中國建設的革命運動的熱誠實在令人感泣，「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本書請各位讀一讀，下面是孫文先生的一封信。

滔天先生閣下：（前略）足下近況窮困，已由克（黃興）兄述及，足下是血性男兒，窮而不吝，廉節之風可佩，茲特修書慰問。足下的高節，此爲足下天性流露，不足爲異。足下爲他國之事，堅貞自操，備嘗艱苦，吾自問慚愧何如也，弟已將此事宣告於各位同志，大家均甚感激，皆願以此自勉。足下天性流露，使吾人裨益良多。（孫文（後略））

亞細亞現在已近於理想之黎明，沒有日本，大東亞和歐美的隸屬與分割是分開不了的了。

吾人現應改變世界觀，對於教導這個新世界，是中日兩國國民的責任，吾人應先行自覺，互相理解彼此的價值，互相尊敬，互相信賴，自尊自覺是彼此結合的基礎。

我決不是僅爲祖國政府而作虛構之宣傳，才到中國來的。我以極大之真誠，以很深之友情來理解，來合作，現在是來重溫舊交，我的這一番話，是否有當，我亦不得而知。

我懷着真心來反省，一點對不住人的地方都沒有，如作到這地步，回到日本，我的責任可以說達到了。

大東亞精神的自覺

(武者小路實篤致辭)

這次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南京舉行，非常值得慶祝的，我原來預定參加的，因為身體不適，沒有能够成行，不勝遺憾。

所謂大東亞精神的自覺，這一點我們在這次大會裡是應該使它更進一步的，顯明起來的。這點本來是任何人皆應知道的，但是現在還有人不知道。就因為有這種人存在的緣故，所以英美還能够向大東亞伸展他的魔手。其實對於亞洲的事項，我以為他們當然沒有過問的權利，可是愚笨的英美人，他們却認為他們的過問亞洲的事項，完全是一種義務。如果我們東亞人也抱了這種態度去過問西洋和美國的事，他們又將如何？我想他們一定要認為是不應當，甚致於憤怒起來了，所以一想到他們自以為有過問亞洲事項的義務的時候，便知道他們是太看輕亞洲了。亞洲人不能承認這種輕視亞洲的人種，凡稍知亞洲的文化的人，必知亞洲是應尊敬的國土，亞洲人是如何優秀的人，這是由亞洲國家的文藝裡可以明示的，我對於美術方面很有興趣，我從這方面研究，便越能看出東亞人的優秀，英美人決沒有伸張來的理由了。

在過去東亞人互相誤解，並且因此引起了戰爭，這一點並不希奇。日本在明治以前國內也時時有戰爭，中國國內也是時時有戰爭的，這一點決不能成西洋人過問東亞事項的理由。在日本方面在維新以前發生勤皇黨與佐幕黨的時候，英法想扶持某一方面，使得日本國內的鬭爭激化起來，由此可以坐收漁利，幸而當時日本國內的憂國人士，沒有被外國人利用，沒有被他們野心所乘，國內的事，在國內解決，於是外國人便無所施其技了。今日之下日本之能舉國一致，與外國作戰，發揮世界各國想像以上的實力的如舊，是因為「國內事件在國內解決的宗旨不容許英美人等來過問的原故。」因此英美先把日本看作了他們的眼中

釘，祇是我們也并不想干涉美國的事情，所謂太平洋的大海爲什麼存在於美國與東洋之間，我們是深知其意義，現在英美人却是自己有了廣汎的土地，自己不能充分的開發，反自欲向亞洲來伸張他們的魔手，而且認爲阻止他們這種行動的，就是壞事，這種見解實在應當受到天譴。

我們文人的武器是真理，我們若能得到真理，對於任何事件便都不害怕。亞洲的事件，應由亞洲處理，東亞的事件應由東亞處理，美國的事件應由美國人處理，歐洲的事件應由歐洲人處理，這都是千真萬確的真理，現在怎麼亞洲由亞洲人處理，就不好呢？而應當由美國人處理呢？這種不合理的事情是真理嗎？我想任何人都不會承認的吧。

在東亞方面有一種人認爲日本很強，我們受到了日本的壓迫，如果不借重英美的助力，就不能自存了，關於這一點在過去或許有他們的理由，也未可知。但這內在的情形，我雖不知道，而以今日的日本而言，已經與過去的日本不同了，對於東亞的立場，已深深自覺，已經清算過這種人所恐慌的原因，祇要今後經過商討，就可以圓滿解決的。東亞的和平現在已能建設，至少現在已能商討，這在中國方面，是實現多年來的希望，同時在事實上，日本國民也很希望如此的。

日本的敵人是英美，日本政府早已宣言過，日本國民也衷心予以支持，希望中國人能够信任。

若有認爲這樣說，就是吐露出日本的短處的話，實在是一種錯誤。

現在日本在臺灣海面 and 菲律賓海面的海戰之中，已經獲得大勝，所以我們很有自信，很能安心的，在這次海戰之中，日本何以能大勝，相信美國宣傳的人，對於這一點亦必不能想到。但血鐵的事實，終於不久之後，即爲世界所承認。我是日本人當然愛日本，同時是東亞人，也當然愛東亞，因此，我對於蔑視東亞的人，極爲憤怒。

他們認爲英美過問東亞的事件，實屬必然，這是充分表明他們的輕視東亞，若有東亞人對此侮辱不感到憤怒，亦不過卑屈而已，我相信東亞決沒有這種人存在。對於重慶政府的人能互相尊敬商討，恐怕不是

英美人而是日本人。關於此點，在日本有真正友人的，內心必有所感，英美個人中，雖不能說毫無好人，但他們的人種感，並不能變更，在中國方面，我不認為英美具有能信任的友情，而為互相為敬的國家，事實上他們根本就輕視東亞人，而為戰勝起見，唯有東亞人合力表現實力的一途。

大會提案彙編

第一案 建立新東亞文化與研究東方古代文化案

議題一：建立大東亞新文化，宜注重東方文學案

提議人：何海鳴

理由

：當此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新秩序之時，樹立大東亞新文化，以弘揚我東方古文化道德，加強東亞諸民族的道義精神，得共同在最大決戰上發揮精神的力量，實為重要。所謂東方古文化道德，其一切深義，即包含在我東方文字中，亦即我中日滿同文同種的共有的單塊漢字。歷來中國治此文字學名曰小學，在周禮為小學課程，原極普遍，而認真治此學者上溯文字起源，一一可參證全部上古之人類生活進化史，并包括一切經籍大義及古文化道德之範疇，所謂大義微言，胥於各字中的大書義例表現出來，其解釋亦至簡單。如道德二字道即人所行道為正道及常道，德即是有所得，外得於人，內得於自己，以成推己及人的愛人之仁。又為王道，即天地人三者一貫之謂王，王漢即古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凡講字得法，均極易了解，故明末遺民顧炎武等擴充此為樸學，以小學與經學互相參證及綜合文字方言音韻訓詁為一大文學的領域。中日滿文學人同用漢字，自皆當注重此文字之源流及其精義。雖東亞為尚有棉文字一系，印度及南洋馬來由均屬之，而最近日文已逐漸推行於南洋，凡習日文者，亦無不兼認識此漢字，則為弘揚東方文字學起見，將此項文字學所包含的古文化道德精隨，廣為闡發，以蔚成為大東亞新文化，并視為大東亞十億全民族所應兼習兼知之學問，殊有其必要也。

辦法

：由中日滿三國獎勵此項文字學之研究，并交換文字學講座以作全部的整理與闡發。然後再於南洋

諸地方，推廣日文或華文時，亦酌量將此古文化道德附藏於漢字組織中者之精義，多爲採入語文課程，以作新文化的傳導。

議題二：成立東洋古典文學研究機關案

提議人：趙蔭棠

理由：回到東洋古典文學中去找正確的人生觀與文學觀

辦法：提請公其討論

第二案 結成東亞文學者聯盟案

議題三：強化中日文化協會案

提議人：徐公美 周雨人

理由：東亞文化實以中日兩國文化爲主流，就中日兩國已有之文化團體而言，各地早有中日文化協會之設立，過去工作，雖極美滿，尙有加以文化之必要，文化協會工作能够順利開展文化自得溝通。

辦法：1 強化中日文化協會組織機構，2 經常出版溝通中日文化刊物，3 組織文化觀察團出發觀察。

議題四：結成東亞文學者聯盟案

提議人：滿洲國代表

理由：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已達三屆，其團結精神，逐年增進，根本基礎，概見確立，今後須結成大東亞文學團體之常設機關，俾資在組織方面強化大東亞文學之進展發達。

辦法

：暫於日本文學報國會內設置大東亞文學者聯盟準備局，由日滿華以及南方各國選出準備委員，以下屆大會爲期促其實現。

第三案 發行大東亞文化刊物案

議題五：編輯大東亞文學年鑑案

提議人：山丁

理由：編輯共同年鑑以資彼此借鏡。

辦法：提請公共討論。

議題六：成立大東亞文學者永久組織發行通信刊物案

提議人：辛嘉

理由：大東亞文學者應有一中心組織，以便保持，經常聯絡。

辦法：提請公共討論。

議題七：出版大東亞文學期刊案。

提議人：徐公美

理由：建設東亞文化必先充分發揚各國固有文化，並彼此介紹，以獲得充分了解，進而共同建設大東亞文化。

辦法：1 組織大東亞文學期刊編輯委員會。2 出版大東亞文學期刊。3 每期介紹各國代表作，用各國文字發表。

議題八：編纂大東亞文學史案

提議人：高天棲

理由：建設東亞文化首須了解東亞固有文化之歷史，方可攝其精神，加以發揮，同時對英美侵略主義之毒素思想亦可加以清算。

辦法：1組織大東亞文學史編纂委員會，2分別以各國文字發行。

議題九：出版大東亞文庫案

提議人：龍沐勛 紀果庵

理由：介紹各國文化使彼此互得了解。

辦法：1組織編輯委員會，2每月發行一冊，選輯各國文學精粹，3分別以各國文學發行。

第四案 大東亞文化交流案

議題十：相互翻譯文藝作品案

提議人：陶晶孫 路易士

理由：文藝作品之相互翻譯介紹其重要不言而喻。

辦法：議置專門機關辦理之。

議題十一：積極交流大東亞文學案

提議人：（滿洲國代表）

理由：積極交流大東亞文學，既可藉大東亞各國文學者之作品彼此理解互相鼓勵，更能對於大東亞各

民族之精神結合有所貢獻。

辦法：以月刊「大東亞文學」為發表機關，設定具有組織性之方法，儘量登載大東亞各國之優秀作品

，同時更於大東亞各國文字雜誌上，專闢「大東亞文學之貢」揭載各國之文學狀況，以及各國作家之通信等。

第五案 實現共同宣言完遂大東亞戰爭案

議題十二：爲昂揚必勝信念，強化文學活動案

提議人：（滿洲國代表）

理由：大東亞戰爭已入決戰階段，值此緊急關頭，鼓勵大東亞各民族昂揚其必勝信念，以資完成聖戰者使命，所在吾等大東亞文學者，無上之光榮。

辦法

：無論前綫後方舉凡必勝生活，或必勝活動，均得積極攝入文字活動之中，以資振作大東亞各民族之士氣，而昂揚其必勝信念。

議題十三：擊滅英美文化案

提議人：（滿洲國代表）

理由：擊滅英美文化之後，始能再建大東亞文化，由大東亞天地之內，誓將英美文化一掃廓清，此乃吾等大東亞文學者之重大使命。

辦法

：吾等文學者須深行反省剷除英美文化對於東亞之侵略，併杜絕其流毒遺害，而由英美文化影響之中，更生再建東亞文化，同時更當率先垂範掃蕩一切英美文化。

議題十四：爲完成大東亞戰爭併建設大東亞文學獲得文學同志案

提議人：（滿洲國代表）

理由：吾等大東亞先驅文學者，共以大東亞精神爲心情同血盟，是以爲完成大東亞戰爭併建設大東亞秩序，廣汎大東亞精神，糾合同志乃吾等文學者之義務，同時更保確立大東亞文學之磐石。

辦法

：利用各種機會對在各地尚未成爲吾等同志之文學者，訴以真情，示以誠意。

議題十五：徹底實現大東亞共同宣言案

提議人：（滿洲國代表）

理由：大東亞共同宣言，乃係建設大東亞之指針，更爲解放大東亞民族之聖典，昭然千古，永世弗滅。

。吾等大東亞文學者，須藉諸文學活動，先將其精神顯彰於世，積極協力，以資實現共同宣言之根本意義。

辦法

：創作文學作品，使令共同宣言五原則，以及其各條之趣旨目的，反映於作品之中，促令共同宣言之精神，深行滲透大東亞各民族，同時更對實踐共同宣言之方向與予暗示。

第六案 力謀與藝術界合作案

議題十六：與大東亞電影界協力案

提議人：王介人

理由

：文學者應與電影界協力，以提高其藝術水準

辦法

：提請公共討論

議題十七：支援中國新劇運動案

提議人：

林榕

理由

：中國新劇，近來甚為興盛，文學者應積極加以支援使其發揚光大

辦法

：提請公共討論

第七案 設置大東亞文學獎金案

議題十八：設置大東亞文學獎金案

提議人

：何海鳴 陳學稼

理由

：為建設大東亞文學，必須先對文學作品予以獎勵，並對新進作家予以提拔應設文學獎金以資鼓

辦法

勵。
：1.分設詩歌，小說，戲劇等各種獎金2.每年選拔一次3.對最佳作品予以獎勵4.對新進作家予以獎勵。

第八案 處理上屆會議決議下屆召集地點案

議題十九：處理第一屆第二屆大會議決事項案

提案人：（滿洲國代表）

理由：大會之議決事項，必須促其實現，始能收得成果，希對前此兩屆大會議決事項之事後處理，加以檢討。

辦法：於本會會期中，設定特別委員實行檢討之後，報告本會當局。

議題二〇：以滿洲國為次屆大會舉辦地點案

提案人：（滿洲國代表）

理由：本案乃係滿洲國文學者之熱望，同時以順序論之，第四屆大會亦當於滿洲國之新京舉行。

辦法：一任滿洲國代表進行準備。

臨時動議

第一組 第二案 發行大東亞古典全書

提議人：香山光郎

理由：古典中大東亞各民族之人生觀，皆為統一，使各民族恢復其祖先之人生觀，以完成東亞之一統辦法：將古事記，書經，翻成白話，譯為各國言語以出版之。

第一組 第二案 長期間互相派遣詩人與作家

提議人

：百田宗治

理由

：由文學者之體驗與間品作，互相認識出對方之國民文化。
：以適當的文學者，相互交換派遣，長期間以作品相互交換并成立一機關以專事其事。

辦法

第二組 第一案 中日文化親善

提議人

：高田眞治

理由

：復興古典，創造新文化，發揮東洋文化之特徵以協力大東亞戰爭之完遂。

第二組 第二案興亞文藝院之事業

提議人

：芳賀檀

理由

：振興大東亞文學 辦法：由公決

第二組 第三案 文學互助的大道

提議人

：奥野信太郎

理由

：文學不是昇平時代的產物，這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已經屢見不鮮。李白，杜甫，他們的金玉之言，亦完全是寫於國步方艱的時候，因此吾人亦可發揮的互助的精神，來完成大東亞新文化的樹立。

辦法

：使各國文學密切連絡

第二組 第四案 希望於中國文化人者

提議人

：阿部知二

理由

：在日本發行雜誌，新聞書籍，以資對日宣傳。

辦法

：望中國文化者，對日本多作宣傳活動，促進中日文化的交流。

第三組 第一案 以漢詩爲中心、使文化聯盟得具體化

提議人

：土屋久泰

理由

：闡明大東亞共同宣言

辦法

：交換各作家之作品，並由政府予以援助

第三組 第二案 呼起全東亞之劇人

提議人

：北條秀司

理由

：結合起大東亞民族之精神，以鼓舞大東亞戰爭必勝之士氣

辦法

：各地劇人一致連繫起來

第三組 第三案 發表文化昂揚原則實現之聲明

提議人

：戸川貞雄

理由

：以文化人之資格，闡明大東亞共同宣言

辦法

：發表并傳達聲明文

大會代表略歷

我華北方面代表

錢稻孫 五十八歲，北大文學院之長，代表著作有「萬葉集」「櫻花國歌選」。錢氏不苟言笑，有國學老夫子之風。

趙蔭崇 河南人五十一歲，華北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北大文學院代理主任，代表作文藝批評「風格與表現」，學說介紹「桑格夫人學說篇」，學術研究「中原韻研究」，對小學極有研究。

楊丙辰 北京人，四十九歲北大教授，譯作德國文學名著多種，言辭樸樸風趣。

梅娘 女、二十八歲，著有短篇「小說集」「第二代」「魚」「蟹」長篇「母系家族」，為華北文學家柳龍光夫人。

雷研 女、三十五歲，著有長篇「良田」，短篇「白馬的騎者」。

梁山丁 奉天人，三十二歲，代表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山風」，詩集「季季草」，長篇「綠色的谷」，短篇小說集「豐年」。

辛嘉 奉天人，三十一歲，著有詩集「新鮮的感情」「櫻園」，論文集「藝術與技術」。

王介人 二十七歲，武德報社整理科長，擅長新詩。

蕭艾 山東威海衛人，二十三歲，著有短篇「落葉集」「洋絮集」「鬼」，作品頗含幽默性盾。

侯少君 北京人，實報紀者

林榕 北京人二十七歲，著有散文集「遠人集」，為人恬淡文靜，有白面書生之稱：

日本各代表

長與善郎 現年五十七歲，東京市人，爲日本極負盛名之小說家，與武者小路實篤等，同爲日本白樺派之中堅，並擅長中國文學，著名於時。著作有「項羽與劉邦」，「大帝康熙」，「韓非子」，長與氏曾先後來華四次，第四次由華返國後著有「世相與藝文」一書。

高田眞治 字韜軒，明治二十六年生於大分，年五十二歲，東京帝大中國哲學系畢業，現任東京帝大教授，著有「中國思想之研究」。

奧野信太郎 明治三十二年生於東京，現年四十六歲，慶應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慶應大學預科教授，藝能文化聯盟雜議會委員，著有「北京隨筆」。

火野葦平 本名玉川勝則，明治三十六年，生於若松，年四十二歲，早稻田大學出身，爲「文學界」同人，小說家，曾得芥川賞獎金，著有「麥和兵隊」，「土和兵隊」，「花和兵隊」等。歷經華中，華北，南洋各地，從事報道工作，爲當代日本第二流多產作家。

豐島與志雄 明治二十三年，生於福岡，東京帝大法國文學系畢業，現任明治大學教授，爲日著名之小說家，評論家，隨筆家，外國文學家，著有小說「白塔」及譯著「露俄」。

阿部知二 明治三十六年，生於岡山，現年四十二歲，東京帝大英文系畢業，現爲明治大學教授，「文學界」同人，日本現代著名之小說家，評論家，曾著有「冬の旅舎」，「北京」，「光和影」，「旅人」等。會爲陸軍報道班員，派遣爪哇從事報道工作。

土屋久泰 字竹雨，明治二十年生，現年五十八歲，東京帝大法學系畢業，現任大東亞文化學院次長，爲日本著名漢詩作家。

百田宗治 大阪人，現年五十二歲，早年失學，全賴自修，爲日本著名詩人，現正從事於兒童讀物之撰作。

，其作品詩集有「蓬萊」，「歷史」，「百田宗治詩集」等二十餘種，評論集有「小孩子世界」等數種。

戸川眞雄 明治三十七年，生於東京，現年五十一歲，早稻田大學英文系畢業，爲現代日本著名小說家，

現任日本文學報國會事業部長，著有小說「人柱」等。

北條秀司 明治三十五年生，現年四十三歲，關大畢業，爲「國民演劇」委員，現代日本劇作家，著有「

豪雨」「閣下」等。

高見順 本名高見芳雄，明治四十年生於福井，現年三十八歲，東京帝大英文系畢業，爲日本著名小說

家，著有「應該忘記的故舊」「諸民族」等，曾爲陸軍報道班員，派遣南洋從事緬甸方面之報道工作。

芳檀賀 明治三十七年，生於東京，現年四十一歲，東京帝大德國文學系畢業，曾留學德國，現任一高

教授，爲日本「文學界」同人著名評論家，隨筆家。著有「古典的親衛隊」，「民族與友情」等。

內山完造 明治十八年生於岡山，現年六十歲，上海內山書店之主，著有「上海夜話」等，爲中日兩國文

化溝通有力之一員。

武田泰淳 明治四十五年生，現年四十三歲，中國文學研究會同人。

石山玄一郎 本名上田重彥，明治四十三年生於盛岡，現年三十五歲，爲日本著名小說家，著有短篇集「

繪姿」。

土方定一 明治三十七年生於大垣，現年四十一歲，東京帝大美學系畢業，爲現代日本詩人，兼評論家，

與丑院囑託，著有「近代日本洋畫史」等。

佐藤俊子 明治十七年生於東京，現年六十一歲，爲現代日本著名小說家，現在上海主辦婦女刊物「女聲

」。

滿洲國代表

石軍

原名王世復，年三十二，安東人，安東省油巖縣行政科長，滿洲文藝家協會會員，著作「沃土」。

小松

原名趙盈原，年三十一，錦州人，新京藝文書房副社長，滿洲文藝家協會會員，著作「無花的薔薇」

疑遲

原名劉玉璋，年三十二，新京人，滿洲雜誌社編輯長，滿洲文藝家協會會員，著作「同心結」。

山田清三郎

滿洲公論社主筆，著作「建國列傳」。

竹內正一

哈爾濱滿鐵經濟調查所主事，著作「竹內正一短篇集」。

田塚

原名于明仁，年二十七，通河縣人，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卒業，滿洲國外交部調查司第三科科长

，滿洲文藝家協會會員，著作有「大地的波動」(華文大阪每日連載)

爵青

原名劉佩，年二十八，新京人，滿日文化協會主事，滿洲文藝家協會會員，著作有「黃金的窄門」

古丁

原名徐長吉，年三十六，奉天人，建國大學講師，滿洲文藝家協會會員，著作有「新生」等

附誌

華中代表陶晶孫，張養平，周颺然，色天笑，龍沐勛，傅彥長，汪正禾，張若谷，陳學稼，潘予且，查士驥，章克標，顧鳳城，徐公美，丁丁，高天棲，錢公俠，紀果庵，何海鳴，吳江楓，楊光政，王敦慶，許錫慶，周雨人，謝希平，丘石木，柳雨生，路易士，楊之華，諸文學者之略歷，作品，逸事等，均爲吾人所熟知，故略而不註

代表感言

尋求一個最高的文化

錢稻孫

雖是紙張極端缺乏的現在，華北一般作家都很努力于新建設的文學，雖在筆墨生涯幾乎不能存在的今日，華北一般作家並無沮喪的傾向，這無非是認識到了炮火的戰爭，已經獲得大果，而完成這戰果，在乎文化的發展，而文學尤爲之中心。抑且文學不局限于文藝。所以近來文藝界與學術界都要拂起手來了。我個人的希望只是大家一齊邁進，且不必作苛細的批評。須知大東亞戰爭之勝負一繫于東方文化之發展與否，而東方文化云者，並不是單之保守，乃至負一點舊有的狹窄文化，須要從舊有的東方文化發芽的新花新果，尤其不是自誇其本國文化而已，必須經全世界裡尋求一個最高的文化出來。東方人而尋得這個最高文化。即便是東方文化的戰勝，東方人如果不能完成這個最高文化，即便是東方文化的沒落，亦即是大東亞戰爭的敗北。文人的責任，就是在完成這文化，不能完成這文化，便是毀却已獲的赫赫戰果，亦即是文化人乃至文化的罪孽。想到這裡，不禁悚然而懼，這是我個人的一點感想。

互相認識

周越然

欲東亞完全自衛，非東亞互相認識不可，所謂互相認識者，就是彼此相知，彼此明白性情的意思。

在過去的數十年或數百年中，東亞各國不論強弱，不論新老，總知自己不知別人，總自驕自慢輕視別人，總爲自己盡力不肯幫助別人，我們不知互助不能合作，西方人利用這個弱點，就此乘「虛」而入，割我土地，奪我財寶。

我們中日滿三國及我們大東亞其他各國，如泰國，如菲律賓，如印度都「唇齒相依」，應該相親相愛

，我們在過去所以不能如是者，因為我們所居雖近而聽見實不同的緣故。

思想相同即性情相合，欲到達此目的，有兩個方法：（一）各國的人民互相往來。（二）各國的人民，互讀其書。從前我祇知道東亞祇有中國文學，印度文學，日本文學。我不知消東亞有朝鮮文學，滿洲文學，泰國文學……。自去歲出席東京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後，我的眼界加廣了，我開始知道以前所不明白的事，我現正津津有味地研究中，日，印以外各國的文學，并且覺得各有可敬可佩的優點，倘然我去年不出門，我決不讀中日印以外出版的書籍，我也決不能瞭解中日印以外人民的心理，心理就是性情，彼此明白性情一事，在平時已極重要，在目下更為重要。

目下為決戰關頭，東亞各國處々應當互助，人々應當合作，凡文化人倘能以自己的心理表達出來，將他人的心理仔細研究，那末我們還不能盡我們的責任麼。

文學與開會

周 越 然

文學與開會——這兩件事，似乎是衝突的。文學性靜，開會性鬧；文學是箇人的事，開會是眾人的事；文學非個人獨行不可，開會非眾人合議不可。

這兩件事既然這樣矛盾，既然這樣衝突，為什麼我們還要東奔西走？為什麼寫作的人，間或集合而談？大東亞文學者，前年已經在東京開過大會，為什麼去年還要在東京開會？為什麼今年還要在南京開會？豈不是廢時失業麼？我們到底有什麼希望？我們希望收什麼功效？

粗粗一看，功效全無。但細細一想，希望實多。我們文學者雖然應該各自在家中拿起筆來書寫，但是有許許多多箇人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例如，稿費的增加。文學者也是人，免不了衣食住行。我們固然不必常常旅行，但是我們決不能不住屋子，不穿衣服，不吃東西。露宿，飢寒交迫的人，怎樣能够寫作？怎樣

能够创作？『詩籌而後工』是傷心語，並且所謂『窮』者，是不富之意，非飢寒之意。多年之前，稿費每千字自二三元起至十元止。十元等於一石米的市價。目下上海米價每石兩萬五六千元（黑市）倘然稿費依舊每千字十元，或者增至數百元，寫作的人不能爲生，無以爲活，想做單幫，用非所習，想加稿費，開不出口，怎樣好呢？怎樣補救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開會是有用的了，在會場上，我們可以正正式式提出增加稿費的議案，本年第三屆文學者大會中有千字斗米的提案。經過全會的討論，經過小組的審查，經過宣部的採行，經過報章的宣傳，將來無論如何，總能收得多少效果。我們當知道出版界不是不肯增加稿費，他們實在不明白我們的情況。

所以，開會雖與文學衝突，然而不可避免。遇到重要事情之時，我們非開會不可。沒有重要事情之時，我們應靜心寫作。

桂附理中丸

趙 蔭 棠

中藥店有一種藥，名曰桂附理中丸。這是一種補藥，也是一種熱性的藥。我們中國素日所犯的毛病，即是沒有熱力。自從事變後熱度更見減低。不惟中年人是如此，即少年亦如此。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找一種像桂附理中丸一樣的藥，理一理中氣。中氣足了，自然可以本中山先生各愛其國互愛其隣之精神，以建設大東亞之文學及一切。不然一切盡是白費。我這一次參與這個文學者的大會就是來看一看有無桂附理中丸這一類。這一種藥不惟是我們中國的知識階級所盼望的，而且是東亞各國的朋友，所樂意我們所盼望的，我想。

我初次看見長江，很高興。能瞻着長江，看見我平日所景仰的文學家，我更高興。勝利是毫無問題的，我所希望的，是永永遠遠的把握住勝利，毫不放鬆。所以我有以上所述的感想。

欣感與哀感

包天笑

此次到京乃蒙宣傳部聘爲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一，實深慚悚。鄙人衰朽無學，烏足以爲代表。惟來京以後，有兩種感念：一種是欣感，一種是哀感。所謂欣感者，中國向來文學稱盛，而今日又集合大東亞同文於一處，濟々一堂，共相討論。世界文化之進步，無論在戰爭與非戰爭時代都在進步。此次大會，更足以促進大東亞之文運。所謂哀感者，來京之日，即聞汪主席逝世之哀耗。汪先生爲吾國革命文學者之先導，今我輩失此導師，殊爲悲愴。且汪先生在生之日爲最愛護最提撕文學者之一人，是尤足使吾們哀痛者也。

關於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傅志長

出於大東亞各民族的誠心要求，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又在南京開會了。能够追隨諸位代表之後這真是我一生之中的唯一榮幸。

各民族在生活的形式上，或者有一些不能一致的與一些不得不加以解釋的話，可是這一個不得不予以深究的問題，靠了現在各民族共存共榮的時機，我深信彼此之間可以聯絡的情緒只要在一談之下是無不立刻釋然的。大東亞文學者的真實意義就在這一點。每一個民族的文學，正是這情緒在日常之間的客觀表現。這客觀表現的是否有若干成就，就要看每一個人的是否有過力作。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關於這一點，不但是一種期待，就現在的情形說，這真是一種大有成就的客觀表現了。

參加文學大會私感

張若谷

上海的文學界，近來似乎很活躍，出版物也相當的多，但是在質和量的方面，還不能够滿足一般愛好

文藝讀者們的需要，尤其無法經常看到各地出版的文學作品，更覺得是一件憾事。本人此次奉新申報之方的囑托，並應宣傳部當局的聘請，恭列爲上海代表之一，追隨諸位先生進及畏友左右，參加中國文學年會和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目睹中日滿三國代表們歡聚一堂的熱烈情形，既感愉快而又興奮；不單堅定我個人文章報國的素志，同時更下了以筆桿作爲鼓吹爭取國家民族自由獨立利器的決心。爲了促進全國文學作家精誠團結及互通聲氣起見，我們最好及早組織一個中國文學作家協會，或者至少要聯絡各地的作家，合辦一種包羅大東亞各國文學作品的出版物，俾能負起東亞民族文化交流的任務，聊盡一點推動東亞及世界永久和平的力量，以冀爲陷在極度苦難中的東亞各國善良的民衆們，開拓出一條復活的光明大道！

(三三·十一·十二)

文化協力的先決條件

陳 學 稼

欲求東亞諸民族相互瞭解，增進睦誼，以協同融合固有學術，創建新型文化，對東方爲合理之共榮，對世界作更大的貢獻，則第一件事，首先須各邦間人士，尤其是各邦間文藝作者，必應開誠相見，推誠相與，盡量說出心底想說的話，以除去隔膜，纔可由瞭解而同情，由同情而互助，由互助而協力。倘若不是這樣，大家祇講些表面的敷衍話，以取悅於對方，或祇許一方面說話，不能聽取其他多方面的真誠的訴說，則一定成爲虛偽而可悲的局面，不但東亞各邦間的文化生活難以改善，要想協力增進東方文化的光彩，更是難乎其難了。

我對於大東亞戰爭與此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感想

楊 丙 辰

大東亞戰爭是一種教訓。

第一教訓白種人，白種人自可偷布發現美洲以來，冒險發財，以自國全國的智力，暴力，以及政策陰謀，明搶暗奪他國人民的土地財產，以自私自肥的思想，大發洩而特發洩，到如今？已經有五百來年了。他們所以能這樣的緣故，就在他國人國力薄弱，不知互相聯合，以與之相對抗，並且也因為人民教育不普及，判斷力不充足，所以纔能使他們這樣橫行無忌。可是自從大東亞戰爭發動以來，這個情形，就突然變了。大東亞戰爭是向他們說，素受他們欺騙的大東亞人民已經有這一種徹底覺悟，已經有了強力的對待他們的辦法，他們要想再照樣炮製我們是不行了。

第二教訓大東亞人民。大東亞人民雖然同在一個地帶圈環之內，相處極近，但是一嚮却不大規模地互相團結聯合抵抗白人之侵略，但是現在經過種種的困難，大東亞人民已經徹底覺悟，互相敬重其民族，互相敬重其獨立，互相敬重其習俗文化，這是各民族最大的利益，因為由這兒到互助互依，以圖共存共榮的道路，是最近最有効力的。這種偉大的精神纔是真正值得佩服宏揚的，而最可喜的，就是這種精神也依然如同前二次一樣表現在這次在南京所開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中的。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於南京

激勵寫作興趣

潘 予 且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擴大團體，加強團體力。在這一點上，最要緊的是維持原有作家寫作的興趣。目前因為物資缺乏，生活困難，作家改營其他職業，有人認為文壇衰弱的象徵。但我以為不如是，因為寫作本由於個人的興趣，從事他業，決不妨害其寫作的。只要編者和文壇的朋友能以誠懇的態度互相激勵，寫作的興趣決不會低減的。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因為我們如不能維持他們的興趣，便談不到歡迎新的作家。此外翻譯東亞各國文學作品也是一件重要事。我們要人家認識我們，我們必先認識我們自己。翻譯東亞

各國文學作品，就是使東亞人自己認識的一條道路。但關於翻譯，也須有個標準。我個人的意見以爲須翻譯關於各國人民平時生活情形的作品，以謀相互了解。此外戰時的情形的作品也是重要的，因爲這不但可以激起東亞人愛護東亞心，也可以發揚戰時的情緒。

隨 感

畢 克 標

此次參加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得有機會會見日滿文壇名宿，深感欣快，而於文化交流及民族感情之融和上，亦有偉大貢獻。文人富於感情，其實地之見聞及身受之感觸，自必深銘心版，永難忘却。開會期中，適值主席逝世之噩耗傳來，全國人民之悲痛，尤予參加會議之代表以強烈之印象，中國人心不死，於此而益彰，則此代表全國人心傾向之如何，必能深々打動文人之心，而益堅其爲東亞奮鬥之決意。開會前日，又適值敵機來襲，疊敵之如何不法，尤予人以深刻之認識，使吾人益深其打倒英美之決必。東亞文學者之團結，及其努力之目標，於此而更有極明白之趨向。

杭州在事變之後，地方秩序以逼近前線之故，殊難踏上軌道，故文化方面在極度衰落之中，在昔頗爲著名之文化城市，今已完全改其面目。關於文學之活動亦以乏人提倡，至爲不振。今年五月始有青年數十人，結成杭州文學會，從事於寫作之練習及中國舊文學之研修，此可以視爲文學上之新芽，其成就和何，須觀其努力程度如何，現在未能預言。惟處茲亂世，各地情形大體相同，此種文學之活動，其實不易進展也。杭州文學會之努力，頗堪期待，希望其能耐刻苦，必有相當之成功。

目下大東亞戰爭，已進入決戰階段，舉一切力量，以加強戰力而完遂勝利，乃同盟國家，所必須做到者。中國早已對英美宣戰，自應担負一切戰爭之任務，故文學亦應得負擔一部份戰爭之責任，爲大東亞戰爭之勝利而努力。而此大東亞戰爭之勝利又爲國民革命及復興中國之所繫，故協力戰爭，實踐戰時體制，其實即爲自求多福之舉，此亦爲國人所熟知者可無待多言，所以希望全國上下，應一齊努力以加強戰力培

養戰力。

中國文學界自事變以來。受了重大打擊，迄今尚未能恢復其原有之氣力，爲不可掩飾之事實。但吾人既在此困難及嚴重之現狀下，非竭其勇氣以衝破此難關不可。故全國文學者，自應團結一致，共同努力，以謀文化之復興及喚醒國魂，發揚民族精神，此實爲建國之大本。確立民族之自信力量，完復國民革命之精神，以此種熱誠來繼續革命運動，則和平建國運動方能應爲真實之中國革命之進一步的舉動，此點在文學及思想方面尤須加以闡發與宣揚，則國人之自信力與勇氣，可以對於時局必須明白確固之認識絕不能作騎牆派或徬徨不定之虛無主義者。關於此點希望全面人民亦加猛醒，尤其海上以孤高自鳴之人，有此反省。

一切工作，均須自己來幹，絕不能憑藉他人之努力，以爲投機取巧者之行爲，此爲顛撲不破之真理，在文學上亦復如是，做一份工作，有一份收穫，決不能不勞而獲，從事於文學工作者，在此生活重壓物資缺乏之困難環境之下，其苦痛情形，原可想像，但是專一嘆苦，亦自無結果，希望正其認識，強其信念，堅其志操，悉力以赴，則中國文學前途乃至中國建國前途，必然充滿光明。尤其希望全國文學工作者能一心一德，群策群力，大家走在同一陣線上，則大東亞戰爭之必勝，新中國建設之必成，乃更能迅速實現了。

大東亞文學者一年一會之舉行，能溝通大東亞各國家民族間之文化及民族情感，其爲功効殊巨大，此種集合，即可以加強大東亞之團結及實現新東亞之樂天地，在新東亞之創造上，亦殊有其特殊意義，故對於參加會議之代表深表敬意外，並願以後長久繼續而益加發揮其力量。

對於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感想

顧 風 城

現當大東亞戰爭決戰的階段，中日滿三國文學者代表，集合於中國首都南京，舉行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意義是非常的深長！文學工作是時代的先驅，應當站在時代的前面，來領導民衆，協力戰爭，完

成東亞的復興！但如何纔能達到這個目的呢？主要的我們的生活不能和民衆隔離，應當深入民間各階層的民衆中間去，了解他們的苦痛與需要，加以刻劃和描寫，指示他們的出路。所以我以為文學工作者最好到軍隊，到工廠，到農村中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在這種現實生活中產生出來的作品，纔不是空洞的，而是實際的。

其次，關於大東亞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問題，我以為主要的就是各國文學工作者相互間應當多接觸，如經常的舉行座談會，展覽會，同時應當多翻譯各民族的文化精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特點，並出版大東亞文學月刊，設立大東亞文化研究院等，那麼，大東亞各國的文化一定能够漸次地溝通而相互的了解了。

東亞文會閉會以後

徐公美

大東亞文學者第三屆會議，在林宣長領導及關係各方協力下，總算是順利地美滿的閉會了。在這會議期間，我個人的感想涉及了多方面，竟不知如何落筆？單以「歉然道故」一事來說，如果我有較閒暇的時光，那末寫一部懷舊錄，他的資料，亦皆俯拾即是。譬若我看到了周越然先生，便立刻會聯想到他老人家所珍藏着的性學之類秘籍，復因性學問題，而又聯想起我們的性學大師張競生博士，以及那時為欲編本「美的戲曲集」和博士通信的情形。更由是而憶及性史作者之一的小江平氏，即民十八年間，我們在首都文藝雅聚上常常可以晤談的金滿成兄。只就彼此間的一些私人關係，已够敘說許多了。再如一見了汪叢泉先生，便會憶起田老大壽昌翁來，因為我的初次認識汪先生，是在壽昌翁續娶大琳夫人的那晚，由老大給介紹了的。為今別離了十餘年，在這瘡痍滿目的場合，得能舊雨重逢，怎末叫人不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呢？至於遇見了傅公彥長張公若谷，而聯想及「藝術三家言」之一的朱公應鵬等，更是如見黑版而思粉筆，乃為心理學上必然之聯想接近律了。不過，我的感想雖多，但自己以為最值得考慮的只有一件事，那就

是關於改善文學工作者待遇以安定其生活的問題。當時會場上，我和顧鳳城，周雨人兩兄有個建議案，茲錄如下：『文學爲社會現象之一，以較其他種々之精神活動，在人生上持有如何地位，已毋須詳述。然服務文學方面之工作人員，任重事勞，生活最爲清苦。試就俸給階級言，亦以文學者之報酬爲最低。乃者因戰爭之進展，物資之奇缺，故社會對於文學之需要綦切，但文學者自身，尙不得相當溫飽，遑論瞻養家室？爲是而欲其埋首伏案，專心寫作，豈有成果。至文學者一旦發生意外，身後蕭條，子女飄泊，尤屬恒見之事。爰特提議改善待遇辦法，敬請公決』等語。這個提案，自然是通過了。然而要求其實現，還得有待於文學者自身的努力，單靠別人的同情是不够的。所以我盼望文學界急需有一強力的組織，摒絕私見，澈底團結起來。至於名稱，文學協會也好，同業公會也好（馥泉先生語）乃至叫做『寫作工會』亦無不可。反正此事已有先例，如郵務工會，鐵路工會，碼頭工會，他們與我們，固有體力勞動與知力勞動的區別，但彼此都是出賣勞動，靠着自己的血汗來養活自己維持自己是一樣的。我想：友邦日本早有『文學報國會』之設置，如今我們爲了爭取自身的福祉，而組織一個『寫作工會』，總不致視爲多餘的罷。

我們要鼓盪起志士的文學

何 海 鳴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中國文學年會，此次在極悲哀肅穆的氣氛中開過，我所最感念的是由於汪主席的逝世而想到辛亥以前革命志士所倡的文學，實應以汪主席爲代表者。這種文學便是中國數千年來最先創造的劃時期的革命文學，但也可謂志士的文學，因爲這本是由革命志士所鼓盪起的。不過專談到志士文學這一個名詞，倒又須追溯往古，是傳統的儒學思想之所孕育而來。歷代儒人大都存悲天憫人之心。視民飢溺如己飢溺，先憂後樂，鞠躬盡瘁，甚至成仁取義，碎首不辭，必要達到救世愛人的志願，所以一發爲文章，類皆有壯烈的情緒，莊嚴的態度，堅毅的決心，沈痛的語調，悲歌慷慨，聞雞起舞，信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長注入於全民族精神的裏面，作爲永恒的乾坤的正氣，國家的命脈。雖說今古時代不同，古代

志士，似是爲了君國，而忠恕之道一貫，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推己及人也還是爲了倉生。迄至清末，國父既倡導革命思想于前，汪主席即發揮這志士的文學以隨其後，其所含義，亦仍是萍風儒行，專說顧念蒼生與愛人之仁，特發揚到爲國家爲民族的惟一旨趣。且今日更值興華保亞之秋，于大東亞的解放與建設上，還應擴展到爲了全亞洲民族的新理念，使命與責任，既已加重，志士的志願，便亦須更爲擴大，更爲堅定。所以我認爲在此新時代中，我們實應重新鼓盪起志士的文學，以騰揚起全民族慷慨激昂，悲壯沈毅的偉大精神，群致力於爲國家爲民族，爲東亞，爲中國。我很相信，從前的中國革命志士，與日本明治維新的志士，是原來即志趣相同的，今日乃更在大東亞共存共榮的信念上，凡全亞洲的志士，更都是大東亞同生共死同甘共苦的同志。我所提到的志士文學，依我想起來，當也是大東亞所共同的志士的文學吧。但是，現時提倡這一類志士文學，雖遠由于中國的儒學思想而產生，却是在現時中國的艱苦義微的情態下，實更有加緊鼓盪的必要。我近來在南京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文學與經學，即很注重校方所揭舉的志士教育，想以這種志士文學把志士教育來促成。惟望我文化界教育界諸志士，皆從基本上先有古文化道德的修養，然後出以莊嚴態度，壯烈情緒，堅毅決心，沈痛筆調，培育與光大這一類志士文學的新精神！

今日上海的文學界

楊 光 政

上海本是中國的文化中心，而文藝界的活動，亦以上海爲最盛。但自事變以後，接着大東亞戰爭爆發，環境突變，有許多文化人與出版商乃往內地轉移；而另有一部份，則以原有的立場，不能適應新起的現實，因之始終保守着沉默。因此，今日上海的文藝界，顯然已不如事變以前活躍，這是不必諱言的事實。不過，由於戰時狀態的存在，而致一般文化漸趨衰落之境，這是各國通有的現象，我們是用不着因此而就

可是上海的文藝界仍在高物價的壓迫下努力着。而有關當局，爲謀中國的文藝復興，是與一般人所想像的相反，對於文藝界的活動，並不取強制干涉的手段，而取協助扶植的態度，祇要不違背戰爭的目的，文藝界儘可自由活動，這便是上海的文藝界能有進一步發展的根據之一。

近年來上海的出版物，因爲紙價和排印工的無底高漲等々，往々爲經濟所迫，而告夭折或停頓。而各大報紙，亦因紙張來源困難，而縮減篇幅。這是當前上海文藝界所遇物質上的最大困難。但上海的文藝界仍在困苦地工作着，有不少的作品在繼續不斷地發表。

在報紙方面，純文藝的副刊有申報的『白茅』週刊，新申報的『千葉文藝』週刊與『北斗』，『千葉』，中華日報的『中華副刊』，新中國報的『學藝』，平報的『新天地』，滬江日報的『文藝』等。『白茅』注重提拔無名作家，所刊多係新進作家的創作。『千葉文藝』和『中華副刊』，理論與創作並重，且經常有南北老作家的新著。『學藝』則兼載歷史和考古等文字，『新天地』偏重游藝等評論和報道。『文藝』較偏重於藝術的氣息，它們大部份是平心靜氣，溫文和穆的作品，雖然直接表現實的作品是不多，但它們也正是目前現實的部份反映。

在雜誌方面，則有不少是文藝性的，專載小品掌故的『古今』半月刊，已於最近休刊，另行出版『文史』。與『古今』齊名的『天地』月刊，則多現代社會生活抒寫。該社另出有『小天地』一種，是小品的小型半月刊。『雜誌』月刊雖然是綜合性的，但富於文藝的氣息。銷行在萬本以上的『萬象』、『大眾』和『春秋』是同型的三種文藝月刊，內容兼收新舊文學作品，寫作技巧較爲通俗，尤其是『萬象』，因爲近年的編者，向在新文藝界中工作，所以優秀作品較多。性格與這三刊物相同者，尚有『小說月報』和『紫羅蘭』等，但因紙張困難，以致出版脫期，本爲月刊，而如今已成無定期了。『風雨談』、『文藝世紀』、『文藝春秋叢刊』、『颺』和『光化』等幾種月刊，是純粹新文藝型的月刊，並載理論，雜文，創作和譯品。這三種是比較更爲高級的。專刊新詩的，則有『詩領土』。而在蘇州方面丁主編的『作家季刊』亦極活潑

風趣。此外在一般綜合的雜誌如『申報月刊』『中華月報』『政治月刊』和『文友』等上面，也不乏值得一讀的新文藝作品。

在單行本方面，表面上好似沉寂，事實上却出版了不少。太平書局，已出版有章克標譯『現代日本小說集』，潘予且著『予且短篇小說集』，紀果庵著『兩都集』，柳雨生著『懷鄉記』，陶晶孫著『牛骨集』，譚正璧著『予珠集』，揚光政著『入獄記』，丁諦著『人生悲喜劇』，路易士著『出發』，揚之華著『文藝論叢』。古今社出版周佛海著『往矣集』，以文藝筆調述記往事，尤為讀者歡迎；此外並有『蠹魚篇』等數種散文結集。地方行政月刊社最近出版陳公博著『寒風集』，可與『往矣集』媲美，不但在文學上有價值，並且還是可貴的政治史料。作家聯誼會出版丘石木著長編小說『網』，天地社出版馮和儀著『結婚十年』。中華日報館出版揚之華編『文壇史料』雜誌社出版張愛玲著短篇小說集『傳奇』及堯洛川著『報告文學集』等，都會引起讀者的注意。中國聯合出版公司除發行國定教科書外，亦出了若干文藝書，如傅東華譯『神曲的故事』，查士元譯田山花代著的『小說作法』等。三大書局的商務中華是久無新書出版了，但世界書局却正在出版着大套的戲劇叢刊，除新著的劇本外，尚有『俄國戲劇叢刊』『羅曼羅蘭戲劇叢刊』等多種。

由上所述，可見上海的文藝界決不沉寂，而是在艱苦的環境下繼續努力着。不過，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以及作家生活的不安定，結果自然不及事變以前的興盛，而且針對現實的作品也不多。但這是暫時的現象。只要大家認真努力下去，那末上海文藝的復興以及全中國文藝的復興是一定會成功的！

南京與北京

梅 娘

南京是一個可愛的地方，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有美麗壯嚴的中山陵，有紅葉似花的紫金山，也有在最近代的洋樓之間塔着小的茅屋，用很笨的水桶提了水去澆菜園的半原始的人家。

北京的城，號稱是綠色之都的華北惟一的多樹的城，比起南京來，綠色的感覺沒有這樣可愛，在嚴緊的四合院中的樹的綠色被高的牆圍住了。南京的綠，尤其是彷彿童話的插圖裏有所描繪的底大頭尖的松，給了我愉悅又明朗的情緒。

高興與希望

王 介 人

在此緊張時期，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能够如期在中國首都舉行，中國各地代表及盟邦代表能够集於一堂，共商東亞文學大計，同時我個人能够藉此良機來到山清水秀的南京，心裡先就非常的高興。尤其在我看見了諸位南方代表的熱心的活動，以及林部長熱烈的演說之後，在單純的高興之外，又感到了一種中國人特有的強烈的「體臭」，並且在心裡生出了一種希望。我覺得中國民族是有前途的，中國文化還是有前途的，現在的沉寂只是瞬間的過程而已。

記十一月十二日

曹 琳

清晨經過秋雨洗滌過的南京市，到處充溢着清新和美麗。今日是總理誕辰，大家很早起來準備謁陵。路途上感到南京市與北平的不同處，道路是廣闊的，沿路有大葉綠幹的高樹，比起北京擁擠的街道，小葉子槐樹，電車腳鈴聲的煩響，真有異樣的感覺，而一向疲乏的身心，也感到了輕鬆。

走向國父陵墓的近路，兩旁是小山坡，開遍了紅黃色的花，叫人想到夏末的北京，但一見到紅葉則又記起現在已是初冬了。

當步入陵墓的階石上時，內心已經充溢了崇敬的情緒，及至聽到軍樂隊的國歌聲時，更覺得自己渺小到失去「有」的意義。

我更見到總理遺像下面的浮雕，有的是總理醫治病人的像，有的是正在給人東西的像……而記起總理

的一生完全是對民衆作無養休無限量的賜予，我不免想起自己是否也曾有過「給」的行爲，給人的又是什麼？並且是以怎樣態度，在什麼原因之下才肯給的？

終日這樣想着，被許多問題佔有了全個思路。

可留戀的江南哪

曹 研

北國已經結冰了，而江南猶是青山綠水，白雲悠悠。

美的景色正如友誼的芳香，將永遠纏繞着未來的生活。

可留戀的江南哪，凝眸處又是一段風光。

(三十三，十一，十五，晨)

初履南京

蕭 艾

中國文壇發展到現在的水準，雖然並不能認為滿意，可是也並不能說毫無收穫；滴着精液完成這些收穫的，南方的文學工作者自然功不可泯，而在北方也確有着不少位文學工作者曾盡過力量。遺憾的是：北方的已成以及新起的作家們，今日多以已經旅行到遠方，或者累於事務，不便輕離；爲了在首都召開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主持方面所限制的地方出席者的數額關係，一來二去，我就在『蜀中無大將，屢化作先鋒』的形勢下，忝作了一名代表，追隨着北方的幾位文學工作者南來參與了，而且變本加厲，更濫竽於全國的，全東亞的文學工作者之間，事非天下一大『具體的笑話』！好在跑『龍套』的『末族』的職責也只是在追隨而已，——值得『聽』的都是『名角兒』——我也只好捏着汗『強行度軍』。

在大會的議場裏，得以瞻仰全國，全東亞的文學界的前輩以及新興的工作者，是我的榮幸。能够藉着

這個機會，得償了我在遙遠的北方所一向緬懷着一賞首都風光，恭謁總理陵墓獻敬的宿願，尤爲我生平一大紀念的欣慰。今天赴紫金山，在謁陵之後，更登革命烈士紀念塔之最高一層，瞧了些國都的最新面目，也想了些歷史的過往雲煙，情緒是那樣的熾熱——慚愧的是自己對不住這管筆：竟寫不明白這觀感，而極盡這個在文學圈子裏跑『龍套』的『末旗』的能事！

『樂極生悲』這句俗語敢情真說着了！正當我驕傲地，欣慰地滿足於已經投進嚮往已久的首都的懷抱，心情有如生下來即漂流在外的孩子，一旦見着了憧憬着的母親時，突然又在第一屆中國文學年會席上聽到了林部長悲痛地告訴我們 汪主席已經逝世的消息。尤以在 總理誕辰七十九週的紀念日纏繞了這一個消息，真是可歌可泣。全國，全東亞的文學工作者需要爲這偉大的歌泣的史事，負起在文學方面先人未完的使命。自然，我願依然追隨，更願作前進的追隨，『末旗』的『龍套』也得跟上趟兒才好不是！

戰時武漢文學界

謝 希 平

在此次廣泛的大陸作戰中，武漢是一個最主要的前進基地。與此次戰爭相配合，武漢的文化人和當地在留的友邦文化人，在緊密的提携之下，相當表現了文化鬥爭的姿態。在武漢工作的友邦文化人本來是相當多的，新近因着戰事的進展，當地友邦的報道當局又在國內邀請了許多第一流的文人到武漢來，其中文學者計有百田宗治，檀一雄，高見順，上田廣，佐伯孝夫，安由貞雄，柴田賢次郎，里村欣三，石黑敬七等，石黑敬七並且是世界有名的柔道家。此外還有許多畫家與音樂家。這些文化人都能與武漢的中國文學者打成一片，共同獻身於文化的鬭爭。新近在武漢出版的中日兩國文化鬥士合筆集——『棠棣之華』，就是這次合作的結晶。

日本的文化人在武漢有一個統一的組織，叫做『興亞報國會』，而『中日文化協會』則是兩國文人協作的中心機構，『中日文化協會』計分總務，學術，藝術，出版四組，每組都有一個中國人的主任，一個

日本人的副主任，工作的連繫非常融洽。

最近爲求適應現階段的需要，實施宣傳總動員起見，更有『武漢宣傳聯盟』的組織，『宣傳聯盟』幾乎把全武漢的文化藝術團體都網羅在一起，除中央社，同盟社，大楚報，江漢晚報，武漢大陸新報外，加盟的計有武漢文學協會，音樂協會，日本美術報國會，中華電影漢口支所，兒童文化研究會，武漢青年劇團，長江畫刊社，廣播協會漢口分會，新聞協會武漢分會等。一切宣傳文化的動員，都由這個『宣傳聯盟』主持的。

雪庵日記

柳 雨 生

十一月十二日。晨間約安赴中山陵瞻謁。昨晚愚寫就兩信，外出投寄，至郵局門外始知須十時方啓門，忽憶今日爲禮拜。返旅館而汽車已開，遂改道擬訪某女士，僱車議價不合，途中忽逢原車，仍被汲引就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今日陵旁短夾道植小國旗，殊鮮麗。要人等亦在行禮見兩陳一藉及林石泉。愚等繞墓一周，進入陵寢，銅門甚厚，石棺上刻孫氏中山裝遺像，甚瑩潔如新成，其上爲花石雕成之環洞，瞻拜者自上俯瞰，旁有厚玻璃圓燈直射棺面。愚會來此先後凡四次，此陵寢則初次。

赴無樑殿途中，因小遺及吸紙菸，忽失白手套。後爲楊丙辰拾獲。在靈谷寺塔前，偷購雲吞一碗食之，價三十元。其味不過爾爾，唯愚晨間未進餐，甘之如飴。

學海社惠贈該刊一冊，有孫臨庵，沈覺叟，黃秋岳，王荃友，錢辛楣等遺著。下午，聞悉雙照樓遺體已抵寧，自城外至鼓樓一帶，學生聚集排候，小學生亦哭泣失聲。

稻孫先生告以不信迷信。前夕在旅中忽夢見地震，寤而以爲異事，謂如天坼地裂然。晚，在國際俱樂部

部觀春江遺恨影片，尙未公映，然予已爲二度。阪東妻三郎及李麗華甚佳。白俄所飾飾之英美人，發音濁惡，無一合格者。

十一月十三日。終日在機械生涯中，無苦亦無樂。傍晚擬宴果庵夫婦小食，被咬拒，復值天雨，乃不果。

見秦墨老，精神如昔，聞日內將赴滬。

夜間，包先生朗誦，周越老，汪馥泉，予且，揚晉豪，丘石木諸先生聚余室暢談。某君偕其夫人來請爲題冊子，初擬爲書海內存知己二句，已爲捷手先得，乃抄啓明先生市井孟蘭二句予之。

昨日發電報一通至滬。老紀見告，兩都集十冊已收到。

下午起落雨，至夜未絕。日間本甚甚，忽呈輿慶，氣候令人殊不舒服。南京多古壁畫，多佛像車乘，古彩斑斕，頗有收藏者，而假貨亦多。

十一月十四日。昨日下午，今晨醒時天色甚黑，惟雨已停。偕友雇馬車赴西康路褚宅請吃早餐。餐甚精美，三甜點，一菜肉春捲，再來一炒麵，一水餃，一雲吞，而殿以一杏仁羹。余俱淺嘗輒止。誌此略記主人治烹調之情形。前歲友人某君作新詩，題爲南京之晨，云：空氣爽新，花鳥親人，此福南京人少有知者，惟某某知之，以其爲石頭城裏能早起之一人也，則此亦可稱爲衛生家。

讀民國日報有記辜鴻銘趣事者，謂其教授英文法，示例曰『我舞弊，你舞弊，他舞弊，我們舞弊，你們舞弊，他們舞弊。』爲適合國情之教材。午後天大放晴，人去遊雞鳴寺玄武湖，獨返旅舍，又出訪紅紙廊，晤先生女士，途中見紅紙廊實校學生整隊自外歸，皆衣草錄，黑鞋裹腿，約百餘人，後聞俱係光頭。精神甚振發，在路旁散步，於一書肆中購得苦竹月刊一冊，新國民公論數號，價百廿餘元。前日買苦橋，兩枚售百元。

晚間飯於舍內。熟人俱來坐談。夜睡甚遲，明晨六時即離寧返滬，睡前整理新獲書籍，計等韻源流一

部，寒風集一冊，小說數本，雜誌若干種。

大公先生相告，昨日平報記予講演話劇，爲男扮女相與嘻々而報則未見，憶昨日讀本月號雜誌亦有之，爲十年前舊事，度不知寫文者如何渲染，今夕包公爲言近十餘年掌故，以客至而止。

請看上海之文壇

路 易 士

關於上海之文壇，說來很難令人滿意的，它只是表面上雜誌、刊物五花八門，左一種，右一種出的很多罷了。可是論其內容，除了少數幾種水準較高（當然還不夠高）之外，幾乎沒有一種不是印刷油墨與紙張之浪費者，這些全是應今日上海社會所特有之新階級——國貨階級——之需要而供給了的，發了財的暴發戶，需要一種「文化的裝飾」，這種需要是極淺薄的，因而所供應的也就非常之低級了。

(41)

目前上海之文壇，十之八九是讓這些通俗流行低級趣味給占了去，純文藝的領域，真是有如沙漠裡的綠洲，那麼稀罕，可以說上海之文壇，乃是一個低級趣味的文壇，一個以浪費紙張與印刷油墨爲能事的文壇，一個「文學以下」的文壇。但是對此我們也不必抱悲觀，我以為這個現象決非攻擊一番，或政治力量之運用，（例如封閉它們禁止出版發賣，或停止紙張配給）等所能實際收效的。史觀地說，這個先天不足的國貨階級之爲短暫的曇花一現乃必然的，故此只要它本身繼續腐爛下去，崩潰下去，則僅爲其裝飾品的趣味本位的出版文化，也就無法不跟着消滅，進入墳墓了，而其囂張無狀，只不過是一時的現象罷了。除了這一消極對策，其積極的一面，則爲純正的文藝作家之自覺與努力，我們應該加強並加深我們的自覺，嚴肅我們的立場鮮明我們的態度誓不爲利慾所引誘而與彼等下品的文氓同流合污，努力於純正文藝作品之創造，庶幾保持既達之水準并逐步提高之，使臻於理想之境地，而有所貢獻於整個大東亞之文學。以上便是個人出席今次會議的一點感想。

答 問

楊 之 羣

(一)在最近兩年來的上海文藝界來看，可有兩個很好的現象，其一是雜誌多，其二是新書多。自從「八·一三」以後，上海的文藝出版界即轉向下沉，直至一九四三年，才顯露其曙光。在這出版物的條件極度困難的今日，我們的文藝作品，仍艱苦地爲我們文藝界的發展而謀出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現象。據我個人所知，在上海最近出版的文藝刊物中，有不少是純粹爲文藝而致力的，雖犧牲稿費，時間，精力，也在所不惜。我希望這種精神能繼續存在，以致發揚全國各地。

(二)文學年會在我國，今次還是創舉。在第一次的全國文學年會中，得與全國各地作家共聚一堂，實在非常感奮。而年會中的議案，多是討論切實的問題，就中尤以全國作家協會的組織爲最有意義，而且實是目前最急迫的要求。

(三)本屆在京召開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就各國代表的提案來說，都有一個中心之思想和信念，簡單一句話說了，就是如何發揚我們東方的文化。以我們固有的文化爲重心，從而商討如何交流，如何聯合？這都是目前很切實而又急迫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均於本屆會議中集合各國名家的高見，而得到一個完備的解決。這不能不說是屆會議中最大的收穫。

以上三點。均是我個人的一時之見，淺陋之處，自然不免。惟既承中央社諸先生見催多次，不能不寫一點個人的感想，藉以報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於南京旅次。

幾 句 話

侯 少 君

北京從來被稱爲文化故都，所以一直到現在，仍未失其原來性格，不過文藝界在種々困難之下，頗少

勇氣的活動。以現在大體來說，北京不是沒有作家，不是沒有學者，但很少表現，也好像並沒有什麼機會來使他們表現。另一方面，却有多數的需要者整天是飢渴的期待，期待着給他們可以充飢的東西，這是個很矛盾的現象吧？

此次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本是自己的意外，但因為自己負了報道的使命（我是記者），所以也頗想來看一看會場的氛圍。在這裡，唯一的感覺有三點：

一、日本代表的懇摯和熱誠，發人深省，不得不使自己慚愧。

二、覺得南方的文筆人有可佩的魄力，因為在書店裡，我看見許多多雜誌書報，而這些東西，無疑的，都是從困難中掙扎出來的。

三、中國的文學界，似乎缺乏組織，這從精神上也能看得出；不過，這也許是我個人的錯覺。

最後，我希望，這次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以及下次的，下若干次的本會，都能「議」能「決」，「決」而「行」，永遠站在發動大東亞新文學的地位來持續下去。

互相尊敬、互相理解

長 興 善 郎

余此次來華出席大東亞文學者會議，得與各國代表聚首一堂，深感榮幸。中、日兩國同文同種，關係最深，而中日事變之發生，則因兩國外交上意志不同，而引起之一種矛盾。凡我文學者，應努力克服此種不幸之矛盾。蓋中日兩國本為兄弟之邦，應相與携手，而與輕視我有色人種之英美鬥爭。大東亞戰爭發生以後，吾人即了解中日戰爭之意義，故中日事變於大東亞戰爭結束後，自能解決，所以吾人必需強調真正之文化親善及合作。今日我日本文化界無不深願中日文化人，能早日彼此理解，早日除去日間之不幸事件，故此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舉行，意義極為深長，中國尚有一部分人士，未能理解日本之真意，余極

願一述余個人之誠意，同時此亦爲日本全體國民一般之心境，余願中國人能自覺猛省，鞏固大東亞人之自尊心，而努力奮起。余係文學者，故以文學爲本位工作，茲願彼此常在文學上，互相尊敬，互相理解，從事文學工作。

希望於中國文學界者

戸川 正雄

余此次出席大會，得與中國文學者諸君會晤，深感榮幸。最令人歡悅者，厥爲龔持平、陳墨士及柳雨生諸先生之風采及態度，彼等均爲中國有爲之士，深慶盟邦濟濟多士，振興文學有人，余深望於中國文學者諸先生者，厥爲從速組織一如日本文學報國會之團體，固然由於地理及歷史等關係，全中國文學者打成一片，極感困難，即在日本統一團體之結成，亦非易易，今日日本文人爲完成大東亞戰爭之雄大目的，過去之行動，私人感情及文學上之主義，以及主張等已均放棄團結一致，想中國文人亦必將如此，在諸位先生之指導下，必能早日組織一統一之文學團體。汗主席之仙逝乃爲中國最大不幸之事件，但大會仍能如期舉行實令人不勝感激，故吾人自應加倍努力以收獲大會之成果作爲汗主席靈前一燈，此乃爲我日本全體代表共同之希望也。

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學

武田 泰淳

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學，這是日本文學者的責任。中國文學的問題就是日本文學的問題。從前日本文學者研究外國文學都是英美的文學，有研究的人也是唐宋古文。現在漸々日本文學者覺醒起來，努力起來，念中國歷代文學，聽中國文學者的話。我們要吸收中國大陸的熱情。這個熱情是永遠不滅的，萬歲中國文學，我們要永愛中國文學東亞文學者！

大東亞演劇建設

北條秀司

我于此次大會中，要喚起全東亞之演劇人！

大戰勃發以來，各地域之演劇人，於各地繼續活潑興旺之演劇活動，然而當此決戰階段，並不允許個別活動，大東亞民族總力戰展開之同時，演劇人亦應打成一片，邁進於演劇決戰之途。

我所提議之各點如左：

- 一、復興並互相交換大東亞之古典劇。
- 二、製作並交換大東亞歷史劇。
- 三、樹立大東亞現代演劇。

此外，更應以最大之努力在演出方面力行革新運動，我於大會之歸途，將於上海、北京、京城各地之同志間遊說之，希望大東亞演劇人早日聯繫起來。

感想

池田克巳

晴朗的天空，出現了敵機編隊，高得像一隻覓食的鷹，突然一陣白煙，一道強烈的火光過後，敵機一架結束了它最後的生命。這是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南京開會的第一日見到的。

在被空襲的情況下，我們深感到此次大會意義的重大，澈底的想一想：我們的勇氣倍增了。

本着我們的目標：「一面戰爭，一面建設」，雖然是警報，我們的文學者大會終於正式開始討論了，在大會的席上，各國代表提出許多具體的切實的重要問題。

我的心激動着，被這些具體的切實的重要問題激動着。

關子中日文化親善

高田眞治

數年前我會率領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中國學研究學生團來山東觀光，遊覽泰山，晉謁曲阜聖廟及鄒縣的亞聖廟之後，又會轉赴北平，參觀北平各處所，在臨行的前夕並設宴招待當時在北平有名的學者十數人，這是由北平東方文化總委員會的橋川醉軒先生的斡旋，當時各位學者均行出席，爲從來所未有的盛況，此次担任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議長的錢稻孫先生，也是當時出席的一人筵席間，有中國方面代表的某先生起立致詞謂，「中日兩國之關係日益緊急，隨時均有發生事態之可能，誠屬最遺憾之事，倘中日兩國真的互相衝突起來，誠爲東亞之不幸，而此不幸爲任何方法所無法防止的。中日兩國既有千年文化交流的歷史，當能團結親善關係，以文化親善的力量，或者能挽狂瀾於既倒，能避免兩國間的衝突，願我文化工作者，一體努力。」云云。

我們一行，自遊覽北平之後，在陽春四月間，取道返國了，不料在這一年的七月瀟灑橋戰爭勃發，造成了中日事變的開端。我們目睹大勢至此，已無可奈何，對於某先生在席上所說的話，感覺到異常慚愧。當時在座的各位學者，現在已分散各地，有的在北平，上海，有的遠赴重慶，昆明等地，因此後來各學者的消息，異常隔膜，我們時常懷念，而感到非常的寂寞。

中日文化交流，在明治維新前，是以中國爲主，日本只位於跟從的地位。維新以後，其位置則相反，因爲中國自鴉片戰爭遭受迎頭痛擊，已喪失其固有傳統的矜持，相反的日本基於維新的鴻業，國勢日趨於興隆，奠定了世界的地位，中國雖然努力模倣歐美的文化，其近代化的結果，却是將其固有的文化精華盡棄不顧。日本年來文化亦進達近代化，但同時基於驕國的精神，不但沒有喪失了固有的文化精髓，且在先覺者的指導下更蓬勃發揮起來，在日本精神的要素中，滲入有中國的古典精華，此種中國的古典，並非中國的古典，而爲大東亞共通的古典。這種古典，其所以能成爲古典保留到現在的，皆因其包含着不滅不朽

的生命；這些不朽的源泉，在各時代由一般文豪取出，形成「詞藻之花」，一再的反復開放。如果一個時代不能發現這種文化生命的源泉，那末這個時代決不會興隆，何況與它根本切斷，那末這個國家的文化，當然只有中絕滅亡了。又移植其他文化，雖然是佳事，但文化的生長要素在風俗人情根本不同的地方上，決不是輕易能生成發展的，尤其是放棄了數千年間所培養成的文化，不加灌溉，不加培養，其文化的中絕和滅亡，是當然的事了，這文化的中絕和滅亡實與民族的滅亡無異，中國的古典源泉，由何處可以看出來呢？不用說，是孔子。據漢志所載，六藝的綜合是由于孔子，所以應先回到孔子時代。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亦即是先決定根本其後始會繁生支脈，所以恢復到孔子時代者決非復古之意。孔子自己也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但是他決不被古文化所拘束，所以孔子之道，實為適宜的取捨選擇之道。孔子提倡的仁，不但是包含了世界人類，並且包含了宇宙万物，所以由孔子之道能發現文學之哲學思想，以至於大東亞精神的根本存在，所以孔子以後的先知先覺者的任務是要適應各時代的文化而發揮其妙用，企求其發展孔子之道在，過去一千數百年來，成為中日文化親善之紐帶，所以在現代再確認孔教實是極為重要。東亞人恢復東亞，在東亞發現心的故鄉，必需如此，始有希望。申言之，體會了孔子的風格時，東亞人始能恢復東亞人的真姿態，數年之後即達孔子誕生的二千五百年此是可以注目的一件事。

我這次日本代表資格，來中國首都南京，參加第三屆文學者大會但是其後因了公事關係，曾經離開，由陸路回東京，中途在兗州下車至曲阜孔廟，以日本文學報國會代表的資格，敬致崇孔的誠意，並以此酬答去年在東京舉行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時候中國及滿洲國代表參拜東京？島聖堂的盛意，我決不承認參拜孔廟是一種虛禮而是建設大東亞文學的一種重要的要素，中日文化親善的根本要諦，即在宣明孔子之道，並力求其實踐。

文學互助的大道

奧野信太郎

文學未必僅是太平的世界裏才能勃興的。在艱難的烽火燎原的時代裏，也屢看到文學精神可以振興起來，這是過去中國歷史上所教訓我們的。例如李白杜甫，他們，在文學上的光輝成績，多是在安祿山亂後的流離痛苦的環境裡獲得的。不用說，李白杜甫的雄渾大作之所以產生，乃是因為在他的背後，有那莊麗雄渾的開元天寶文化的存在。但是為什麼流離痛苦的環境，能使這些天才賦有新的文學的熱情呢？這原因想來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世間自稱有識之士，認為文學是太平盛世的產物爲了有這種觀念，所以動輒認爲戰爭之際，文學是不能振興的，這真是錯誤已極。

我曾於今年秋季，在中國某大學担任講座。以前則在東京某工場，於盤旋的吵人的機聲裡，與許多學生共同起居了大約半年，滿嘴了勤勞的艱苦的經驗。在那時候，使他們親近藝術家給他們認識了文學，於是不問是那一種生產，皆比較以前活潑，而且更有意義，這實在是在出於我的預料以外，所以文學並不是只對工作辛苦予以安慰的單純物，文學的存在，是可以加強工作的。我深感到，工作與文學是二而一，不可分離的。這次大東亞戰爭最特別的性格，就是一面戰爭，一面建設，這點早已成爲一般人的常識，而我這一點工場經驗，申言之，也可說是已說明了初步的原理，由此看出來戰爭實有創造新文化的意義，其根源深不可測，因此對於創造新文化的一點，所謂「戰爭結束後」的結論，實在是太愚了。固然在古代的戰爭中，這種情形誠然也具有充分的妥當性，但在這次大東亞戰爭中，至少已將這點放棄。否則，我們在今日也沒有時間來與東亞諸君共同討論文學問題了。所謂共同討論文學問題，換一句話說，也就是走向文學互助大道的精神，我們唯有在這種大精神上，始能感到有機的意義。在二十餘年前，在中國有文學研究會或創造社等前輩，表現出令人驚嘆的文學熱情，這種文學熱情很明顯的，是沿着國民革命的理念產生的，其表現實光輝已極，所以我們在今日的希望是，再在新的形態下，表現出當時的活潑精神，所謂新形態，

就是走向大東亞文學的大道，也就是步向文學互助的大道之意。

我在過去很想在中日比較文學的研究中，找出文學互助的具體方法，在近年來，日本方面，關於中日比較文學，已漸有優秀的研究成績表現出來，故希望在中國方面，也有這種研究。又對於現在及將來，應排除一切困難，使兩國文學的翻譯，更進一步的活潑化，現在因物資缺乏，及其他原因，致使翻譯工作很難推動，但我相信，唯有克服了這種困難，始才是發揮互助精神的捷徑。

滿洲文學

石 軍

滿洲文學在戰國着。

所謂戰國，雖未扛起槍桿，前赴疆場，然而，我們業經掘開了敵性文化的浸潤，掃蕩了頹廢底享樂底英美文化的遺毒，恢復起東洋固有的道義與優美的傳統，建設清新潑辣的康德文藝。

大東亞戰爭，不只賭大東亞民族之盛衰的戰爭，也正是賭大東亞文化興亡的戰爭。

處此鐵壘般的現實情況下，我們已經無暇拘泥於從前的狹隘的文學範疇了。也無心墨守於腐舊的文學概念了。風花雪月的妙文，閑情逸緻的麗華，已然與我們訣別了。我們不願做徒喊口號不務實際的雅士，我們澈底藐視仍在徜徉於紅燈綠酒下的無行的文人，我們面對這曙光即將到來的現實，毅然執起代劍的健筆，爲了把國民物心的總力，集結於增強戰力之途，與鎮護北邊的將兵，或礦，山工場，農村的產業戰士，打成壹團。或慰問與勞苦，激勵其死守戰場與戰場的不退轉的大精神，或將目睹此等戰士的獻身活躍的勇姿，寫成勤勞小說，增產小說，殲滅詩等，利用新聞，雜誌或「麥可風」，廣爲發表。或組成文學宣傳報國隊，遊動講演，藉資高揚士氣，激昂殉國精神，並對必勝必定的信念，堅確鞏固。

滿洲文學，就這樣在戰國着。（十一月十三日於南京）

新指標

小 松

此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對於大東亞新文化的進路，貢獻很多，對於新文學的創作指路甚明，復歸東洋古典便是我們東亞新文化的新進路，強化大東亞民族意識便是我們東亞新文學的新指針。

過去的東亞人，因為拋棄了東洋的古典，走開了光輝的傳統，所以才顯示了東亞的不偉大，現在我們要復歸，要承繼只有我們的光輝古典和傳統，我們要從它的裏面尋求新的道路。

共同的心聲

梶 運

三年間，在我們大東亞已經舉行了三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至於今日，大東亞的文學者已經完全明確了新的目標，展開了堂堂復興東亞的文學運動。

確信唯有大東亞各國的文學者能以此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為契機，互相理解而出現純真無垢的友情，協力同心，遵照大東亞共同宣言，闡明大東亞的文化，共存共榮，永遠不懈地永久繼續團結下去。

大東亞共同宣言第三項很明顯地說着：「大東亞各國互相尊重其傳統，發展各民族之創造性，以闡揚大東亞之文化。」依此，我大東亞文學者之使命愈形崇高，我大東亞文學者於今日必須要決然崛起，在道義之下同生共死，互尊互信，結千代鐵石之盟，逐數百年我東亞之共同敵人，完遂大東亞戰爭，建設光照世界之新文化。

於此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行將圓滿閉幕之今日，我們有着下列的幾個共同心情：團結起來吧，大東亞的文學者們！增強戰力！用筆來表露我們的決意！

擊滅大東亞的宿敵美英！

確信能獲得最後勝利！

(十一月十四日清晨)

感言

山田清郎三

當予抵南京，喜哀怒三種情緒交錯於胸臆，致精神散亂。喜者；欣逢此第三屆東亞文學者大會。收穫良多。得晤染有中國風度之舊知，更與未相識之諸文學者相會，得結新交。難於訴說之悲哀，即聞汪主席之噩耗傳來。回憶去年春季，余為參加中國還都三週年紀念大會來遊南京，幸蒙汪主席設宴款待，彼時主席煥發之豐采猶如目前。余怒者；即來南京之日，恰逢美機來襲之時，實可憎恨，雖目睹轟擊敵機，然仍未減余之怒與憎。

喜，怒，哀三觀感情，充於余胸中，猶為調絲整機，然內心所知者，唯一塗耳，即余必以堅決之信念，與同志諸君，為大東亞建設而邁進。

出席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所感

田 珊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自身，就是大東亞各國文化溝通的一種具體的嚐試。大會，是文學的祭典，而這祭典的火花，是為大東亞各國文學的交流而發出的。

文學的交流，當然是作品的交流，然而促進作品交流的，將是文學者的交遊。在這種意義上，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為大東亞文學會盡其責，是極其可貴內，因為，這大會每屆開催的時節，都給大東亞文學

者以交遊的機會，在這裏，我們會見了日本的各位文壇大家，以及中國南北的許多作家，以我個人說，是非常值得欣喜的事。

我們知道，東洋思想，是東洋各國共同的思想，東洋哲學，是東洋各國共同的哲學，大東亞文學，無須說，是需要大東亞各國共同創造的。

爲了創造大東亞文學，換言之，爲了大東亞文學的誕生，當然在方法論上，有許多應待探究的課題，但是，最主要的，是必須先從「古典的復歸」出發。

古典永遠是文學的泉，古典是文學底永遠的泉。所以，東洋古典的復歸，纔是大東亞文學底泉的發現。東洋的古典裏，包含着無數崇高，聖潔而偉大的詩，而且勿寧說，東洋的古典全體，都是崇高，聖潔而偉大的詩。

我們爲了復興，創造大東亞的文學，必須發現這偉大的詩，而且讓它的光輝愈加燦爛，當我們發現了東洋古典的偉大，我們纔能發現預言大東亞文學未來的光，當我們復歸於古典，我們纔能創造出高度的大東亞文學的。

感想

古 丁

本屆大會在敵美機爆發下召開，名實俱爲決戰大會，各國代表均振奮大敵決心，堅強必勝信念，關於各議案熱心協議，圓滿閉幕，收得偉大效果，誠不勝同慶，敵人會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三次，更藉此機會，與大東亞各國文學同志課血交歡，亦屬欣欣之至。南京敵人初次來訪，諸多啓示，尤其曾爲代表對汪主席閣下致祭，尤覺光榮，熱望第四屆大會在滿洲國首都召開，期待第四屆大會爲完勝大會。拙作「新生」受賞，實屬意外，作品與賞所比較不勝忸怩。願更行學習，爲一思想戰之兵卒，對大東亞戰盡瘁。

大會三日記

大會第一日 (十二日)

下午三時，在南京中日文化協會隆重舉行開幕典禮，到有中日滿各國代表，及我國府長官，行政院周代院長(章克代)，宣傳部林部長(龔持平代)，教育部李部長(王一方代)，內政部梅部長(呂貞白代)，建設部傅部長(俞樸生代)，社會福利部丁部長(黃慶中代)，國府徐文官長(陳彥通代)，及駐京友邦機關，日本大使館松村參事官，岸情報部長，日本陸軍報道部三品部長(出淵代)，日本海軍報道部松島部長(天野代)，滿洲國大使館樊景惠，滿洲國國務院弘報處代表野本，斐文泰等二百餘人，開會如儀後，首由大會副秘書長報告籌備經過，旋推舉錢稻孫氏為議長，陶晶孫氏為副議長，首由議長致開會詞，嗣由行政院周代院長(章克代)，宣傳部林部長(龔持平代)，教育部李部長(王一方代)，日本大使館岸情報部長，日本陸軍報道部三品部長(出淵代)，日本海軍報道部松島部長(天野代)，滿洲國大使館代表樊景惠，秘書處報告，為哀悼 汪故主席，全體肅立，靜默三分鐘。默畢，日本代表副團長高田眞治氏緊急動議，哀悼 汪故主席，擬以大會名義敬致弔詞，全場附議，恭擬後，遂由議長錢稻孫氏誦讀通過，交秘書處即送國府文官處，繼由日本代表長與善郎，滿洲國代表古丁，中國代表周越然等致詞，披瀝決意，與文學門士協力完遂戰爭之精神，各代表致詞畢，大會臨時提議，通過向中日滿三國領袖致敬電文，及致前方將士慰勞電文後，誦讀日本滿洲泰國及中國各地致大會電，全場情緒，熱烈緊張，充分表現，大東亞文學者團結一致之精神，與完遂大東亞戰爭之決意，至七時許始行散會。

大會第二日 (十三日)

上午九時半在原場中德文化協會，開始會議討論本屆大會中心問題，議長錢稻孫，副議長陶晶孫主持，出席秘書長章克，副秘書長龔持平，陳寥士及中日滿出席代表周越然，趙蔭棠，長與善郎，竹之內政一等七十餘人。

(一) 討論之中心問題有如何以小說詩歌，戲曲等，激勵民氣，昂揚戰意，協力大東亞戰爭，驅逐英美，以爭取大東亞民族之解放。由日本代表長與善郎，滿洲國代表石軍，中國代表潘予且依次發表意見。

(二) 如何復興東亞固有之文化與精神，如何創造新東亞文化與精神。由滿洲國代表田瑯，日本代表豐田與志雄，中國代表趙蔭棠發表意見。

(三) 如何積極實行大東亞宣言第三項有關文化各事項。由日本代表高田眞治，滿洲國代表疑遲發表意見。

(四) 如何提高大東亞諸民族之文化水準與民族意識。由中國代表楊丙辰，滿洲國代表竹之內政一，日本代表高見順發表意見。全體精神集中，情緒熱烈討論至一時許始畢。

下午二時半復討論全部提案及日本臨時動議。中，滿兩國提案計二十件，日本臨時動議計九件，歸納爲三組審查：

第一組審查：一、建立新東亞文化與研究東方古代文化案。二、力謀與藝術界合作案。三、大東亞文化交流案。由錢稻孫，長與善郎，山田清三郎召集。出席者有趙蔭棠傳彥長，章克標，顧鳳城，何海鳴，許錫慶，周雨人，謝希平，阿部知二，百田宗治，香山光郎，奧野信太郎，古丁，爵青。

第二組審查：一、練成東亞文學者聯盟案。二、實現共同宣言完遂大東亞戰爭案。由陶晶孫，豐島與志雄，竹之內政一召集，出席者有周越然，包天笑，龍沐助，陳學稼，楊丙辰，潘予且，高天棲，梅娘，

雷妍，辛嘉，土屋文明，高田眞治，高見順，芳賀禮，疑遲，小松。

第三組審查：一、發行大東亞文化刊物案。二、設置大東亞文學獎金案。三、處理上屆會議決議及下屆召集地點案。由柳兩生，北條秀司，石軍召集。出席者汪正禾，張若谷，徐公美，紀果，梁山丁，王介人，蕭艾，林榕，丘石木，路易士，楊之華，土屋久泰，戶川眞雄，金村八峯，田瑯。

組審查提案討論極爲詳細，至六時許，三組完全審查完畢。

大會第三日（十四日）

上午十時在中德文化協會繼續開會，由議長錢稻孫，副議長陶晶孫主持，出席中日滿全體會員七十三人。首由議長報告：「十三日下午分組審查提案，業已審查完畢，惟因時間匆促，致未能將各組審查報告編印，茲請各組召集入報告」。乃由第一組滿洲國代表爵青，日本代表石田宗治。第二組中國代表楊丙辰，日本代表阿部知二。第三組中國代表柳兩生，日本代表戶川眞雄。依次報告審查經過，并提請公決。三組共提案廿件，臨時動議九件，報告畢，全場即一致熱烈鼓掌贊成，所有提案完全通過，決議之由大會交秘書處整理後，逐步實施。

至此，大會乃公推中國代表汪正禾，楊光政，周越然，日本代表阿部知二，高見順，百條秀司，滿洲國代表表古丁，小松，爵青九人負責起草大會宣言，汪正禾等九人各離場起草。議長復報告趁此時間，授與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賞，由日本文學報國會代表長興喜郎授獎，日本方面得獎者錢田研一（芳賀禮代），作品長篇「滿洲建國記」。中國方面得獎者梅娘，作品短篇小說「蟹」。滿洲國方面得獎者古丁，作品長篇小說「新生」。泰國方面得獎者奈松比達，作品長篇「如此人生」。菲律賓方面得獎者嚴塞愛大見那撒，作品「塔隆馬尼亞」。

授畢由章秘書長代表林部長向在場全體會員致謝。并謂：「此次大會適逢敝國之喪，招待既多不週，而林部長亦因此未能參與會議，實深抱歉，」復宣讀菲律賓政府及江蘇省政府賀電，詞畢宣言業已擬就即由中國代表梅娘，日本代表火野葦平先後宣讀。談畢柳雨生路易士臨時動議，向正副議長致敬與向大會協助人草野心平致謝，日本代表團之長長與善郎亦起立向大會負責人致謝詞，至此大會各項大事完全告畢，各由議長錢稻孫致閉會詞，略謂：

此次大會業已圓滿結束，各位代表均熱烈討論，殊深感謝，惟因日程短促，未能盡量交換意見，但今後蒙蘇滬兩地當局招待，則在此旅引期間，仍有交換意見之機會。最後本人深感抱歉者，即本人不善司會，致諸位或感有不便者，尚請原諒。

最後由大會副秘書長陳參士領導全體會員高呼日本帝國萬歲！滿帝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大東亞文學會議萬歲！情緒極為熱烈，至下午一時許，此團結中，日，滿文化戰士以推進大東亞思想戰先鋒之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乃告圓滿閉幕。